

萬 有 文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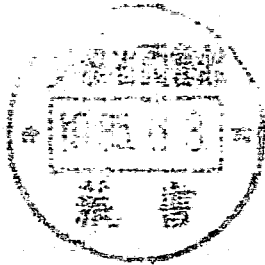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學 師 承 記

(一)

江 藩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38071

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尙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則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

漢學師承記 一序

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漢學師承記目錄

第一冊

記之一

閻若璩

張 昭

吳玉搢

宋 鑾

胡 渭

黃 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 驥

王爾膏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 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褚寅亮

漢學師承記 一目錄

記之三

王鳴盛

金日追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朱笥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第二冊

記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錢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漢學師承記 一 目錄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 襄

徐 復

汪光曦

李鍾泗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經師經義目錄

漢學師承記

卷一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隲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

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即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釋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廉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偵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線九章之術。天宣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

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甯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即位之後。即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著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旣與地乎侔。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漸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大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騫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嚮然與

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縱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縮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癢膚。筮仕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 張 吳玉搢 宋 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排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

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子一。杜子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文尙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副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岨。夸。鄭作宅岨。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剗。剗。鄭作臚。宮。剗。割。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二宗。以年多少爲先。

後碑則以傳叙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子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裔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

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坳反覆論難。疏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

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郟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世宗在潛邱。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二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

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甯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筮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邱筮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昭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叙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厚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對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褰抱之愈，則不從心，而褰袖之愈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麀字也。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無壹字，故借爲

烟熅。又借熅而爲絜。若氤氳乃俗字。而絜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鵬。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鵬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筭。通作馨。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繫繫之繫。省而爲累。非積繫之繫。論序字曰。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氣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氣。皆氣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氣。而加食字爲餽。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冏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入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蒂。非也。又改韋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蒂。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略如此。方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援據甚核。方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雕本是也。方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証。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方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游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考。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

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潛邱之學。半塘名鑒。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蒞鄞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邱古文尙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尙書考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赳鯨。注。張揖曰。沛艾。駸騫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與附益無二。又非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尙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藏於家。子葆澹。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時陽城張古。徐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殿試。以知縣用。今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邃於經術。尤精天文曆算。北方之儒者也。

胡渭黃儀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泚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渭素習尙書，禹貢謂僞孔、孔沖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庚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旣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考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覯，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

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譬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叙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

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法駕南巡。涓撰平成頌一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及書扇。又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饌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經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瓌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游。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口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岐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

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馬驥 王爾晉

馬驥字宛斯。一字驄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後爲淮安府推官。尋奉裁。改知靈璧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驥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釋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垂問驥所著書。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賚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內府。同時有王爾晉。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泡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

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朝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垫林禹吳越備史、勾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卷二

惠周惕 嘉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鄒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旣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

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卽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胷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瑱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偏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蕭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鎮江城

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旨焉如坐閭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

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况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恒星最高。遂指恒星爲天體。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者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

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筚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筚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筚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筚。邃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筚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筚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棟。家諱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禠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

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然。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摯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芟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于亥。肇萌于子。該芟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

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萎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譖。而周易之學晦。邾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吉。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

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雖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頽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

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親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親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親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親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園邱方邱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廣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尙書考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章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

則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掇。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薦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未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鑿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榷合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

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濤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証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

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沈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清一統志。議敘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屹屹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因歐陽脩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澹。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尙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摭擊君善者。

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形述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尚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形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藩向在京師。有夫己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袒免。旣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己氏出鄆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兒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祭之繳結。息充宗之狂隊矣。且自愧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

鄭賈之說。至爲夫己氏所折。乃知果堂肄禮之精審如此。嗟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游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隄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恒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

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閒游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陶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霽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歛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鏑。不可當也。先生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秘。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鈞沉。已入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鈞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鈞者。然沉而未鈞。誠如震言。若曰鈞而未沉。則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著鈞沉之後。且爲足利賸鼎。何得謂之鈞而未沉者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鈞沉一書。漢晉唐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歎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

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饑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江良庭先生

先生諱聲，本字鱸濤，後改叔澤。其先世居休寧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尙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尙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尙書集註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尙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尙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淺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諧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叙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

子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尙書大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旣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顥集注尙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旣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

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詒我來麩。帝命率育。即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秦誓甚多。而疑此秦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尙賢篇引秦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秦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旣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秦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券。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撫拾典籍。以襲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

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恒星說一卷。文不鉅，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澗首舉先生。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鏗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頌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頌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褚寅亮

褚寅亮字摺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

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與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禪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樞西。從樞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樞東。從樞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醴酒。敖以醴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

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寅亮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劫之數句。六劫當作七劫。推闡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嘗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于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卷三

王鳴盛 金日進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游蘇州。時沈文慤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

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慙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話訓。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尙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人所斥爲僞大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尙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歲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望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爲醇備。故所撰尙書後案。以鄭馬爲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槩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

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日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泚。卒年七十有八。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良庭先生家。見此書。矚良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爲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麇。費子士璣。三人而已。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廣。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泚以先生對。先生西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朗。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尙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

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即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毬圖，皆預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即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嘗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偵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即變卦也。虞仲翔說易。

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二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二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二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

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姤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君謨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姤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溇廟萃渙之象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

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二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剋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二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即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侈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

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澮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澮洧作溱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

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好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舅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闔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鄩，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怨臣

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長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醜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

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專，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諱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警史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

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攷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即譌。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况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浦甘卜傳。

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口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口卷。補元史氏族表口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闡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况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坵。東垣。釋侗。子東璧。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賜六品頂帶。東垣舉人。釋侗。東璧。東塾。皆諸生。塘字學淵。一字禹美。

爲諸生時。與諸澗淪。汪繹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二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姑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劄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註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玷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命。曰塞外不

能事剗常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江都章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闕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抑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卷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梅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苗二枝。一出土。即墮。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弔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下。蔣恭棗。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

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尙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曠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附番船上書於沈尙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尙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日瑄弟徵君日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利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都供職溧陽南沙薊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尙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住騰越頃之得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爲經略緬甸督駁乞降經略屬先生草檄諭懾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尙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寨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上命溫福

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大兵進討。克班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詔罷五岱。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壘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旣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壘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勗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尙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峯。又克兩大碉。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礪。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旣得美諾。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

古壘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恒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啓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詔令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上嘉之有旨垂問文成覆奏得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即割耳庫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并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穹廬誦讀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上遣皇子獻俘太廟五月朔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首藁街是日幸紫光閣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着陞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折者多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

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聞舊事，請留內用。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駕南巡，變興次嘉興，有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奉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甯，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邪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回匪合兵，據隘以守。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賚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

會隆德賊首馬文燾率衆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數倫泰代之。會數倫泰亦調往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秦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秦。告以要險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剽。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殲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輻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鎗炮軍裝駝載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誤。奏上有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邏緝。奉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即命入京。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駕東巡。回鑾至青縣。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鞠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鞠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案。事竣。又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旨鞠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又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聞。奉旨允行。是年。純皇帝八旬萬壽。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

極減情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攢斥。忤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跚。召見時。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諭歲暮苦寒。宜煖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鑿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釀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選。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闕。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寧壽宮。宴畢。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氅筆墨等十六件。獻詩六章。奉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畢。又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觀德殿前。敬謁梓宮。遂陳數事。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謁文。

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楊蘖。五代史注楊蘖。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蘖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輒知文義者。一經粉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

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隴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樞，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著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板，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尙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注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挈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韻雲，延之康山賓館，韻雲爲俗僧小石，搆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閭，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遂深小學，其論大誥，敍將黜殷命，云：今尙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敍及周官，敍皆云：旣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敍相應，且此敍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敍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

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蓮麥也。磅。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磅喻也。曰淮南宋蔡舞。磅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織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麀麀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麀牝麀。則麀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血部儘。氣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竝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云。古文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不。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剗改篆體作豕。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稚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琪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

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旣而輾然曰。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之敍。敍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棗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

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達傳。達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達受學。其考之於達。作此書。正當達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妄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襍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敍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敍二卷。本易敍卦傳。爲之推原。偏

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劓從。社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鑿之爲舜。壺之爲壺。困之爲曲。麤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餉之。萎當燠。而饑餽之。饑當萎。於是。有俗餽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從水。既重其類。聖从土。而又土。蜀从虫。而又虫。又重其从。此並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隳之从臽。凶聲。玉簫。凶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鍇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衞載手仇。室人入又。酌被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雷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寔反。雷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鬻。鬻一角仰也。爾雅。皆踊習。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殳。或黎。或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砮。砮。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翻蠶。蠶亦爲蠶。

竈靈詹諸縞衣縹巾。縹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桃五帝於四郊。桃。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脩涂梁。溼溼。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嫗矣。嫗。从女。監聲。過。莖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從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邪。邪。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之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繫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替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襲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挫。捩。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敍。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滙。烏。殊。擊。已。速。救。各引。載。旆。爲。坎。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即。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鑑。富。劉。以。男。當。由。以。繞。富。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劉。之。从。水。劉。

聲。紬之从絲。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棗。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棗誓。棗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臬。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臬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達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泐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𠄎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接劉之字从刀从金。𠄎聲。𠄎古酉。𠄎非𠄎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不爲卓。按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不。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三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時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命

古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探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啓之也又奏請倣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折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上言朱筠纂修不勤上曰命蔣賜棨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脊之勝峭壁巖巖不通樵徑攀藤負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卜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

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先生提唱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槩。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釃酒盡醉而已。藩年十六。即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燼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子二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鼎。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鼎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即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圮。架簾處滄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

血殷地終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牘。禱雨即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稅。博山民糞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盎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貢。擢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晉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傳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尙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撻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齒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闔茸聞此言。即委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駕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

其事劾之和紳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間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留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譁。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忸於權勢。會將入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紳總吏部事。駁之。其事遂寢。乃請主東昌啓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榷政事。暇時考校古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天子親政。和紳伏辜。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奏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涑水通鑑。皆能闡誦。所著書。有經讀者。異義證。偃師金石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鈺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飴飴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河師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

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采。養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聞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棧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二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者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旣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苦枕函。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總裁王文端公第。君

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秕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即拜貴州學政之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灑禮記注。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裁。在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歎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今上親政。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贖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御覽。有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甯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不雨。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予釋回。

是日甘霖大沛。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并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旱。有司勘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晉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卷。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畢尙書沅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譌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失。君慍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鼈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與君同時爲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二人焉。一爲莊君忻。字虛

庵。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詁之學。今官陝西口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庚子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思。無書不讀。肄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言。字臬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敘。元孫鏞刊行之。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懋堂致書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

038071



Z121.6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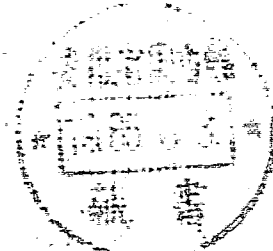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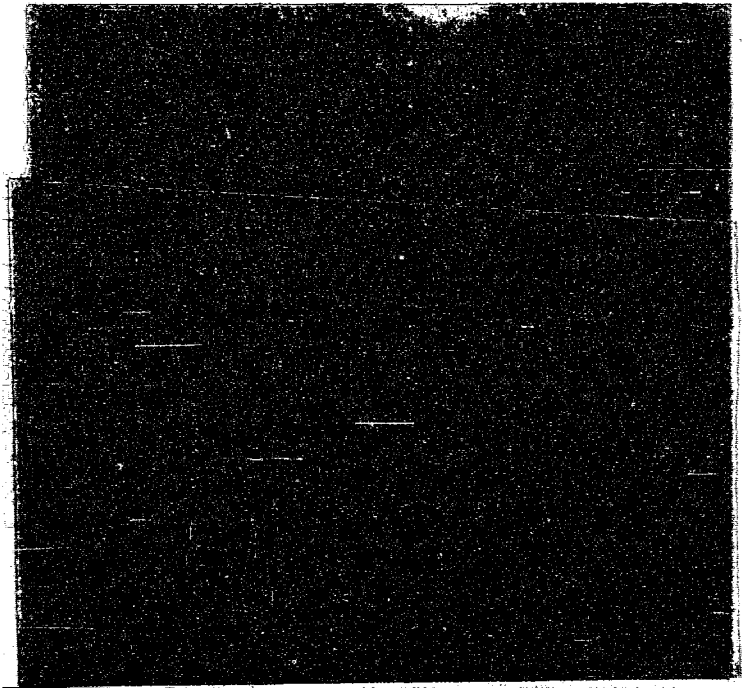
漢學師承記

(一)

江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038075

漢學師承記

卷五

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撫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二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

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夸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蕤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蕤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夸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

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己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註。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即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苞

負氣不服。永晒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絨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純皇帝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尚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有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藁中。又字榮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即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

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

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二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畷。一易之地家二百畷。再易之地家三百畷。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奪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驪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貸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圓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馬。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八。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粟。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

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黍盛而
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
天啓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啓蟄郊上帝。以稷
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
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
而用辛日。此冬至圓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
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鼈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至於圓邱。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
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邱。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圓邱
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
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

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芣。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

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所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饗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藩不以爲然。老年得僻痛疾。臥牀簾間。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霽仁。父弁。皆不仕。君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

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愼修來歛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歷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餽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何間紀庶子昫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

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

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武英殿所刊。即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詰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擬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

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子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違己以縱欲。無良而憍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

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高廟校刊石經。一日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受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三十二卷。盧學士文弼。紀相國昫。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

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婿曰龔麗正號闈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卷六

盧文昭

盧文昭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昭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諱甫。婿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尙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籀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

易禮注疏。呂氏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薈萃一書。名曰羣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二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刑行於世。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托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品留任。晉侍讀學士。緣事。里誤。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戍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稿。得旨。減釋爲民。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申。授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

兵部尙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上遺官寶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奉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游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如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賜祭葬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大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嬾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于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

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轂末之軋，明其當作駢，不得與輿人之軋，軋二名溷淆。今字書併駢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鏃，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鏃。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軋輿後橫木，戴君乃曰：輻人言軋間，左右名軋之證也。加軋與轆，弓長庇軋，軋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軋之證也。輻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輻與衡，而謂輻與下三面材，輻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園軸圍發其意也。若輻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輻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鏃鏃數同。戴君乃曰：鏃之假借字作境，鏃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小犬相懸，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

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斂綱以二。準諸句股。灋銑間八。鉦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莫詳其制。戴君引縶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死。鱣之鱣。轉掉也。蝟。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今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輶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簣廡。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同時翁君覃谿者。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毓，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昏，然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二十八年，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采舍人焚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撫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間論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備，微特事迹不詳，即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國史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皇朝大臣謚迹錄、轡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蠶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鸞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鈞沉二十卷子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疋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移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穉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鷄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闡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已酉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已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

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隲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未獲雋。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詰訓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二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木書。筭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筭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

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關老釋之邪說耳。非關老釋也。關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况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即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

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真宰之名。不啻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

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沂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藩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叙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尙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歙人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達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洪瑩。字賓華。甲子。舉人。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歙人也。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同郡余古農師。薛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履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游者多擢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李文藻桂馥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又字顛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補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卒無歡。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入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沚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繫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啖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註。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

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合，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詰，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遶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本，自兩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滂，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托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鴛，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縛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紱未懸，孰辦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謹鎰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

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園章焉能考據。湖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釋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註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闡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口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閩。以爲娥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琴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註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土。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隋虛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偃句。何能治

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即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鄺元故籍證其縣褫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郡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稜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未矣著有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繼涵字蒞谷乾隆庚辰科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棊東原之壻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時有李南禰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菑晚先世自棗強遷益都遂爲益郡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歷所至學宮

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搨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字婺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勳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痴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尙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今文尙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濟甯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逵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地之學亡友凌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冊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臆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徹胸中故不爲皮傳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王夏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崔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卷七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學問淹通。從梅徵君鼎受歷算。遂通中西之術。李相國光地薦厚耀通歷學。召見。試以三角形。令求中線。又問弧背尺寸。厚耀具筭進呈。稱旨。旋以省親乞歸里。戊子。特命來京。己丑。五月。駕幸熱河。至密雲。命寫筆算式進呈。少頃。出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對曰。皇上此法。精妙簡便。臣法不可用。上諭曰。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想。以待朕問。次日。又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此乃二分所測之法。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法。然亦不準。以地上有朦氣差。以人目視之。有卑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圍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會言之。問。何以見其圍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教授。未踰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綫表。即以西洋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圖。即得

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教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勿講。嘗召入至淵鑿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徧觀御前陳列儀器。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至熱河。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又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穀成算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穀成至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於彼矣。乃命厚耀穀成並修書於蒙養齋。賜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扇。松花石硯。及瓜菓等。克什。癸巳書成。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命賜帑銀。着江蘇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己亥。告病。以原官致仕。所著書。有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六卷。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及天文術算諸書。又有春秋長術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一門。爲補杜預長術而作。其凡有四。一曰律證。備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戴堉律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律議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術。古以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律正月朔且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律元。三曰律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律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術。則爲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

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術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術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於律法。視預爲密。於考證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傳分類之一門也。卒年七十有五。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戴園。江都人。家山陽。饒於賞。喜讀書。蓄書五萬卷。丹黃皆徧。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爲詩歌唱和無虛日。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累試南北闈。不售。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授中書。後十年。始成進士。改主事。旋授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欽命改翰林院編修。君生而頎長。美鬚髯。酒酣耳熱。縱論時事。則掀髯大笑。少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也。不善治生。家事皆委之僕人。坐此貧不能供饘粥。以至責戶剝啄之聲。不絕於耳。而君伏案著書。若無事者。然後乞假游西安。卒於巡撫畢沅署中。君始爲古文詞。及官京師。與笥河師戴君東原游。乃治經。究心訓故。著有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勉行齋文集十卷。戴園詩集三

十卷。

賈田祖

賈田祖字稻孫號禮畊高郵州人廩膳生乾隆四十二年試於泰州病經宿而卒潘亡友汪明經中誌其墓稱田祖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三千餘篇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錮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與陽湖洪稚存同里李惇王念孫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潘未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爲春秋之表學歟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李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責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襪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塘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萋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

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未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潘家。與君然燭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潘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潘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潘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滄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壈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藏於家。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儀徵人。父恂。字于九。號蔗畦。拔貢生。官至安慶府知府。有政聲。伯父昱。字賓谷。號松泉。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又好碑版文字。考核精詳。長於詩。著有瀟湘聽雨錄二卷。韻陵五卷。松泉集六卷。德量少承家學。勵志肄經。旣長。與同郡汪明經容甫爲文字交。其學益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己亥。舉人。庚子。汪如洋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改御史。歷掌浙江。江西道。德量精於小學。收藏碑版法書。名畫。古錢。著有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

汪中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錦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屨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嚮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真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笥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竝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子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忤悸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尙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

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沉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臚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繼。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畧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秀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滄澗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淪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坷不遇。至晚年。有嚙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爲君謀。

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饑使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離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子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强。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士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貌是流離。托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轆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搆衅於蒸藜。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權。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水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

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襁甌。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颯顏。盡成臞狀。跣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齋。我辰安在。寔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執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尙有重泉。食茶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顧九苞顧鳳毛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

副榜卒年二十七。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父世驀。官靖江縣訓導。君生而岐嶷。不好弄。就塾讀書。不離几席。九歲。作顏子頌。斐然成章。觀者稱爲神童。年十六。爲邑庠生。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五年辛卯科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銓授丹徒縣訓導。君少失恃。事繼母鍾如母。丹徒去寶應三百里。每年必迎二親至學署。奉養無缺。得親歡心。體夙清羸。屢遭大故。飯疏食淡。哀毀過情。臥病不起。卒年五十有五。君六世祖永澄。問學於叢山。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予中。朱止泉之緒論。深研程朱之行。以聖賢之道自繩。然與人游處。未嘗一字及道學也。君學問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著有論語駢枝一卷。荀子補註一卷。漢學拾遺一卷。經傳小記三卷。古文集一卷。君勤於讀書。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莽成書。動輒盈尺也。

鍾襄

鍾襄字保其。一字啟崖。甘泉人。與阮侍郎元。焦孝廉循相善。共爲經學。旦夕討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交游中稱爲君子。嘗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又有祭法考諸書。舉優貢生。卒。阮侍郎爲刻考古錄四卷。

徐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本農家子。所居南鄉。乃互鄉也。有子弟讀書者。必羣起誹之。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之牧。乃棄牛而逃。至郡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餬口。暇則誦讀。恒達旦不寢。一日。焦孝廉循鵝寺中。見其所誦之五經及所作制義。大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塾童子師。未幾。補諸生。遂從事於經史之學。甲寅省試。與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黃君詰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爲恥。典衣購算書。歸時。君攜婦入城。與藩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時。即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藩爲之序。君沒後。無子。婦歸南鄉。其兄嚮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誑以上塚。賺至豪家。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妻爲妾乎。婦遂仆地。其兄遁去。俄頃。婦醒。遽入廚。取廚刀自刎。死。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節。而不禍其兄。豈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

汪光燾

汪光燾字晉蕃。號芝泉。儀徵縣廩膳生。其先人鞏懷部郎諱棣。與惠徵君松崖。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

生。王光祿西泚。錢詹事竹汀。爲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經史。嘗著黃稗釋一篇。其說曰。孟子五穀章。不如黃稗。趙注云。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黃稗之草。其實可食。按黃之說。凡五。說文。黃。草名也。爾雅。莖黃。蔘。蔘。注云。一名白黃。玉篇。黃。茅始生。又黃桑也。莖黃也。廣韻。黃。秀。詩靜女章。自牧歸黃。傳云。黃。茅之始生。碩人章。手如柔黃。傳云。如黃之新生。是也。稗之說。凡三。說文。稗。禾別也。釋文引字林云。禾別名。玉篇。稗。秕也。廣韻。稗。稻也。又稗草似穀。戴侗六書故。稗。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糞。害稼。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之似穀者。是也。但黃稗之黃。當爲稗。而非黃。按說文。稗。莢也。爾雅。稗。莢。注云。稗似稗。布地生。穢草。則稗之狀可識。莊子秋水篇。稗米之在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爲稗米也。釋文引司馬云。稗米。小米也。李云。稗。草也。則稗之實可考。孟子言五穀不熟。而比以稗。稗者。取其類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稗。稗。釋文作芣。芣。李云。二草名。又云。本又作稗。稗。然爾雅釋文云。稗。又作稗。引莊子云。道在稗。稗。是也。則稗。稗。或作稗。稗。或作芣。芣。斷不作黃。稗。是稗。莢之稗。不同莖黃之黃。明矣。說文。禾部。無稗字。或缺耳。稗。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別於禾。徐曰。似禾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秕。說文。秕。不成穀也。稗。無秕訓。秕。亦無稗訓。以稗爲秕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爲稻。說文。稻。稌也。亦無稗訓。唯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之名。若稻。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稗。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稗。稗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稗。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无姑山榆。黃

木更生山榆實則字又作莢。是藜莢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章。猗彼女桑。傳云。女桑。莢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亦作莢而不作稭。可見凡木更生皆爲莢。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稭亦當作柳莢。而不作柳稭矣。生莢之莢。不得誤爲稭。則稭稭之稭。亦不得訛爲莢。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又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予服其精深。文多不載。晉蕃夙患哮喘疾。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云。

李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甯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居甘泉。濱石讀書。性善記。人所作文。一覽即能闡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伸杜。焦孝廉循稱其書精妙詳博。而藩未之見也。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君愛其聰穎。忽棄而學賈。一日。誤碎肆中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黃君適過之。曰。所碎之器。我償汝值。賈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賈。而使之賈。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脩脯爲。一年之後。補邑庠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進。嘗從藩問喪禮。往覆問難。發人所未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師。

凌廷堪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煊。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即棄書學。

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饒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離校。得修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刊江。爲華氏贅壻。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游京師。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沒。哀毀骨立。管一目。而妻亦相繼殂。謝子然一身。居恒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未疾。終於歛。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卷。肄經。邃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挾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澐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

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禪威、孔輿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襲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沒，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簾中，攬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二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剞劂，可謂不負師門矣。嗟乎！君冷宦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殯，亦生人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揚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守端名綿初，高郵州人。乾隆丁酉拔萃科，選儒學訓導，邃深經籍，尤長於詩，著有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膳生。候選訓導，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筍仙館，蓄書萬卷，以校讎爲事，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隸韻諸書。見人謙益不自滿，亦絕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理堂名循，一字里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歷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伯元名元，一字芸臺，儀徵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官詹事府少

詹事於學無所不通。著有考工車制考。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人傳等書。貞吉名大壯。一字竹廬。甘泉人。昭武將軍之裔也。以世襲起家。官至安徽參將。病廢。回籍。日讀古經注疏。尤精於歷算律呂之學。春谷名承吉。字謙牧。江都人。嘉慶戊午科解元。乙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廣西。補興安縣知縣。今罷官歸。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之中。不屑爲世俗之詩文者也。又有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讀周官經。時有所得。著周禮獻疑七卷。能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疑。亦近時有心之士也。

卷八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岐嶷。垂髫讀書。不事舉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遭羅織。死詔獄。有覆巢毀卵之虞。宗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嗚嗚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宗即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郵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諭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

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義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千金。求勿質宗義。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義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雖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義在京師。歐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寃旣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忠端遺命。以蕺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游。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奭齡援儒入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義親教之。皆成儒者。崇禎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即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鍼觀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與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宗義。縉紳則推周儀部鏞。大鍼啣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義爲中書舍人。力辭不

就遂南歸。甲申之難。蕝王立國。大鉞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義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義也。遂與臬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都歸命。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宗義所居之鄉也。宗義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尋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縱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殺之。梧兵大噪。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義曰。乘亂以濟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頌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義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遺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臺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義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義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而宗義軍

獨不之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義，拜於牀下。宗義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蕝爲內應。會大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宗義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徵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宗義失兵無援，與尙書吳鍾巒坐缸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歷法而已。宗義之從亡也，母氏尙居故里。章皇帝下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義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缸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宗義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即行剷除。宗義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杜壘，即宗義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義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義名。捕者益急，宗義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募中鎮。

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義潛至鄞。以計脫之。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宗義。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迨海氛靖後。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諸人。宗義始奉母返里門。復舉甌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講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宗義。愆恩之。宗義次韵。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義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義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爛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義。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義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文又延宗義子百家及郵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宗義之弟子。宗義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宗義之學。出於甌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又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又謂昔賢關佛。不檢佛書。但肆謾

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闕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竅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義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辨論，極言其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托而逃者，亦不容少寬假焉。宗義性耿直，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義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宗義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平生勤於著述，年逾八十，尙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閻若璩問尙書而答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姚竹管肉孔勻者，截爲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清聲，乃著是書。孟子師說四卷，因藝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子，以舊聞於藝山之說，集爲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宏光紀年一卷，龍武紀年一卷，永歷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記一卷，紹武事紀一卷，四明山寨記一卷，海外痛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記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也。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曆推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曆假如一卷，回曆假如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諸書，又有

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巖紀游匡廬游錄病榻隨筆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與十五朝國史可互相參正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缺思舊錄姚江瑣事姚江文略姚江逸詩自著年譜明夸待訪錄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詩曆四卷又分爲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夸留書一卷言王佐之略崑山顧絳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又欲修宋史而未成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宗羲以古文自命有志於明史雖未預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疑事必咨之其論古文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論足以掃近人規榘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暉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暉羽之身世蒼涼亦以自傷歟康熙戊辰冬營生曠於忠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雷先生云

顧炎武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溱

之弟濟。刑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廣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卽炎武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願怪之目。母王養炎。武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母王年六十。避兵常熟。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是時。炎武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鄆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炎武兵部司務事。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脫走。母王氏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炎武。念母氏未葬。辭不赴。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由嘉禾竄京口。遂之金陵。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甲午。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山川之勝。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孝陵。回持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沉之水。恩之婿某。復投里豪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爲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懇寃。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墾田於章邱。長白山。

下戊戌。遍游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游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銜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六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縮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蓋以蒺藜苗佐餐。以子代茗。故有此語。朝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公錫履主館事。以書招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詞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炎武作書與門人之在京師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薦之。乃貽書葉學士訥庵。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蓋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盡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崑山相國元文弟兄。

炎武之甥也。尚書乾學未遇時，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窻，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子吳江濬，未收其遺書，序而傳之。撰述之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炎武留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謁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居華陰，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事者，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鷗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下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黎洲。至於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節甫曰。記成之後。客有問於予曰。有明一代。囿於性理。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黎洲起而振其頹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閻百詩。胡朏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崑山。今子不爲之傳。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予曰。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灼灼見者哉。客曰。二君以瓌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疎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關圖書之謬。知尙書古文之僞。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啓之。菜瓜祭飲食之人。芹藻釋瞽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意也。況若據四書釋地。曲護紫陽。朏明

洪範正論直譏劉向於此則從寬假之條於彼則嚴踰閑之辨非有心軒輊者乎予曰甲申乙酉之變二君策名於波浪礪灘之上竄身於榛莽窮谷之中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黽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烏合之衆當王者之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尙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效西臺之慟哭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薰膏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哉客曰固哉子之說也我祖宗參化育之功體生成之德不但不加以誅戮抑且招之使來所以突圍猛獸得以遁跡山林漏網長鯨亦復啣濡江海此伊古以來未有之寬仁厚澤也我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號唐桂二主併爲竊據續編即欽定明史亦仿宋史甲戌乙亥之例大書而特書矣是以祁彪佳熊開元皆有列傳核二君事蹟祁熊之流也今子不尊聖人至公之心而爲拘牽之論何所見之不廣耶予曰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經師經義目錄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邱之學。施施雠也。孟孟喜也。梁梁丘。梁邱賀也。又有京氏學。京氏京房也。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元。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氏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後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至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家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歸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

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夫易爲卜筮之書秦火未燔商瞿受易以來傳授不絕則漢儒之說以商瞿爲祖商瞿之說孔子之言也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謂之穿鑿謂之邪說哉蓋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昌明於世豈非千秋復旦哉國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擊陳搏之圖者如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關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惟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頗宗舊旨不雜蕪詞但以變易交易爲伏羲之易反易對易之外又增移易爲文王周公之易牽合附會不顧義理務求詞勝而已凡此諸書不登茲錄

易圖明辨十卷胡渭撰 易說六卷惠士奇撰 周易述二十三卷 易漢學八卷 易例二卷 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惠定宇撰 易述贊二卷洪榜撰 周易虞氏義九卷 虞氏消息二卷張惠言撰 易音三卷顧炎武撰

書

尚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皋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餞黎九微子十母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

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桀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尙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繫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惲惲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秘書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惲傳子達又有孔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叅書互相考證以授衛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旣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叅書者也。是爲古文尙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註亦但解伏生所傳之

二十八篇。其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允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間一引之。如禹貢注引允征。典實注引伊訓之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自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尙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之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是爲僞古文尙書。僞孔傳。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爲舜典。此又僞中之僞也。時梁武爲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爲正義。取僞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霸僞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敘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僞。而撰別錄。仍取霸書乎。歆撰三統歷。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僞。而反取其說乎。沖遠之說。可謂游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僞。繼

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鷺也。然皆未能抉其奧，探其蘊，逮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僞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國朝注尙書者十有餘家，不知僞古文，僞孔傳者概不著錄。如胡朏明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於伏生也。朏明雖知僞古文，而不知五行傳之不可闕，是以黜之。

古文尙書疏證八卷。閻若璩撰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胡渭撰古文尙書攷二卷。惠定宇撰尙書攷辨四卷。宋鑒撰尙書後案三十卷。王鳴盛撰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尙書經師系表一卷。江長庭撰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毓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元作箋，於是毛傳大行。

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基駁王申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朋於王。陳統又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掎擊。皆本毛傳。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糞土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國朝崇尚實學。稽古之士。崛起。然朱鶴齡之通義。雖力駁廢序之非。而又採歐陽修。蘇轍。呂祖謙之說。蓋好博而不純者也。鶴齡與同里陳啓源商榷毛詩。啓源又著稽古編三十卷。惠徵君定宇亟稱之。其書雖宗鄭學。訓詁聲音。以爾雅爲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可謂專門名家矣。然而解西方美人。則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蘓三皇。而獨聖於西方。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妄下斷語。謂庖犧必不作網罟。吁。可謂怪誕不經之談矣。以佛說解經。晉宋間往往有之。然皆襲其說而改其貌。未有明目張膽若此者也。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

詩說三卷。惠周揚撰毛鄭詩考正四卷。戴震撰

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詩音表一卷。錢坫撰

禮

秦氏坑焚。禮經缺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

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即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制。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邱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及魯瑕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餘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號后蒼曲臺記。授閩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興父子。此士禮。周官授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澧乃爲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記者。皆趨淺顯。而不問古義矣。至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於禮經。然或取古注。或參妄說。吾無取焉。方苞輩則更不足道矣。

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 禘祫說二卷。惠定宇撰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撰 考工記圖二卷。戴震撰 弁服釋例十卷。

任大椿撰 車制考一卷。錢坫撰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監本正誤一卷。石經正誤一卷。張爾岐撰 儀禮小疏一卷。沈彤撰 儀禮釋宮譜增註一卷。

江永撰 儀禮管見四卷。褚寅亮撰 儀禮正譌十七卷。金日追撰 儀禮圖六卷。張惠言撰 禮經釋例十三卷。凌廷堪撰

深衣考一卷。黃宗羲撰 明堂大道錄八卷。惠定宇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 深衣釋例三卷。任大椿撰

附三禮總義

禮說十四卷。惠士奇撰 禮經綱目八十五卷。江永撰 禮箋十卷。金榜撰

春秋

孔子作春秋。爲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穀二家。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蒼。蒼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歆授賈徽。徽傳子達。達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又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爲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用服氏注。後專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傳公羊者。胡

母生董仲舒。仲舒傳褚大贏公。段仲溫。呂步舒。贏公授孟卿。及陸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穀梁者。瑕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寔微。惟榮廣。浩星公二人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授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糜信。至隋時。穀梁用范甯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二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束置高閣。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國朝爲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鶴齡雜取邵寶王樵之說。而不採賈服。震滄之大事表。雖精。然實以宛斯之書爲藍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爲歌括。不值一噓矣。茲不著錄。宋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餘倣此。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顧炎武撰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馬融撰春秋長歷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陳厚樞撰左傳補注六卷。惠定宇撰春秋左傳小疏一卷。沈彤撰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江永撰

附三傳總義

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賢弟元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為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並為章句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何晏又為集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亾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為四書盛行於世凡四書類及經總義類皆附於此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四書釋地餘論一卷閻若璩撰黨圖考十卷江永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戴震撰論語後錄五卷錢坫撰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撰

附經總義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撰九經古義十六卷惠定宇撰羣經補義五卷江永撰經義雜記三十卷臧琳撰古經解鈎沉三

十卷余古撰經讀考異義證口口卷武偉撰經傳小記三卷劉台撰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隄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用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凡方言釋名小學諸書皆附於後爾雅正義二十卷邵晉撰方言疏證十三卷戴震撰釋名疏證八卷釋名補遺一卷江良庭撰小學鉤沉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撰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桂馥撰別雅五卷吳玉搢撰

附音韻

音論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顧炎武撰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江永撰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戴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洪榜撰

樂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淺微魏晉以後典章廢棄即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國朝諸儒蔚起搜討

舊聞雖樂制云亡。而論音律者。求周尺漢尺之遺。尋審律審音之旨。俾二千餘年之墜緒。彰明宇宙。不誠繼往開來之偉業哉。若斯之類。不可泯滅。因別立一類。以附卷末。

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卷。江永撰律呂考文六卷。錢塘撰燕樂考原六卷。凌廷堪撰

家人既爲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書。做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淆於苗。以珉爲玉也。著錄之意。大凡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固不著錄。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不著錄。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不著錄。一人尙存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不著錄。凡在此例。不欲濫登。固非以意爲棄取也。次列既承命鈞繕錄。因不揣樸昧。著其義例於末。嘉慶辛未良月。旣望。男鈞謹識。

跋一

古者國家有巡守封禪。朝聘燕饗。明堂宗廟辟雍之儀。天子廣集衆儒。講議典禮。損益古今之宜。推所學以合於世用。根底六經。憲章四代。先王制作之精義。可致而知焉。自後儒以讀書爲翫物喪志。義理典章。區而爲二。度數文爲棄。若弁髦。箋傳注疏。束之高閣。又其甚者。肆其創獲之見。著爲一家之言。綴王肅之卮詞。棄鄭君之輿論。末學膚受。後世滋惑。經學浸微。蓋七百年矣。國朝漢學昌明。超軼前古。閎百詩駁。僞孔梅定九。定歷算。胡朏明辨易圖。惠定宇述漢易。戴東原集諸儒之大成。哀然著述。顯於當代。顯門之學。於斯爲盛。至若經史詞章金石之學。貫穿勃穴。靡不通擅。則顧寧人導之於前。錢曉徵及先君子繼之於後。可謂千古一時也。若夫矯誣之學。震驚耳目。舉世沿習。罔識其非。如汪鈍翁私造典故。其他古文詞文。離軼恬體。例破壞。方靈皋以時文爲古文。三禮之學。等之自鄧以下。毛西河肆意譏彈。譬如秦楚之無道。王白田根據漢宋。比諸春秋之調人。惡秀亂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吾鄉江先生博覽羣籍。通知作者之意。聞見日廣。義據斯嚴。彙論經生授受之指。輯爲漢學師承記一書。異時采之。柱下傳之。其人先生名山之業。固當附此不朽。或如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之例。撰次敘傳一篇。列於卷後。亦足屏後儒擬議規測之見。尤可與顧寧人。錢曉徵。及先君子後先輝映者也。喜孫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

命跋尾。不獲固辭。謹以所聞。質諸坐右。未識先生以爲知言不也。嘉慶十有七年五月七日。後學汪喜孫識。

跋二

右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國朝江藩撰。洪惟昭代經學脩明。定鼎之初。顧亭林。胡朏明。閻百詩諸先生崛起。遠紹兩漢諸儒之墜緒。篤實淳懿。恪守師法。承先啓後。私淑有人。實宋元明以來所未有。鄭堂特著此書。國朝經師學行出處著撰緒論。搜括靡遺。洵盛業也。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元和惠徵君定宇經學冠天下。鄭堂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洪北江詩話。亦稱其學有師法。珠湖草堂筆記。則稱是書極有史家體裁。鄭堂久在阮文達幕府。文達撰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黎洲居首。而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純宗漢學也。亦可見其體例之嚴。然如王蘭泉侍郎傳記。及其以五七言詩章立門戶。譏其太邱道廣一事。洪北江詩話。稱侍郎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亦頗有微詞。亦何至如鄭堂所云也。又北江傳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斷斷強辨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翁山官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其爲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昔司馬子長撰酈生傳。不言其說高祖封六國後。完人之美。俾成佳傳也。又於子房傳見之者。紀其實也。此等事。縱匪鑿空。亦當記之說部等書。臚載本傳。無論有乖史例。亦適徵其所養之不醇。然究爲上下二百

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讀者略其小疵可耳。咸豐甲寅夏五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承師學漢

冊二

著藩江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SUCCESSION OF HAN SCHOOL

BY CHIANG FA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四
四
六
二
分

038675



Z121.6